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四十八回 煉神針八蠟咸誅 剪仙蓑萬氓全活

建文九年秋九月，月君自泰山返蹕濟南。見各處莊稼只好五、六分收成；部屋茆簷，童叟多有菜色，心甚憫之。途間便下敕旨，仍命周文獻、張彤為巡荒御史，分巡各府。州、縣，凡歉收之處，即在本地方為發倉庫賑濟。次日，月君返駕進城，先赴皇帝闕下謁謝。早有李希彥、王璉、高咸寧、馮催、胡傳福等在闕外伺候，共請回鑾，「臣等代謝。」月君又加慰勞，方自加官。與鮑、曼二師略述巡遊諸事。鮑師慷慨道：「月君一人為國，三黨皆逃。」說未竟，曼師忽大笑道：「此為天下者不顧家。」適老梅婢在旁，把手來一攤，冷冷的說道：「帝師這樣快活，只可惜老相公與太太不能一見，空生了好女兒呢！」月君愀然而散。未幾，呂軍師請以姚襄署憲御史，仍兼中營左監軍；沈珂署監察御史，仍兼中營右參軍。又請以彭獨眼、丁奇日發往司開府標下，監理青、萊諸郡屯田。又請以董彥杲、賓鴻為羽林左右大將軍，金山保、小咬住為羽林左右先鋒使，以董翥、雷一震代彥杲、賓鴻之缺。

月君皆允之。

是年冬，天氣溫燥，絕無冰雪，往往大風拔木，二麥皆不能長養。至來春，是建文十年，從正月朔日起，陰霧彌彌，直至二月、三月，亦希見太陽之面，而又並無大雨。一交四月，日赤如火，煩燥之氣，不異三伏。五月間，滂沱雨數日，甚覺陰寒；及朱曦一出，蒸蒸濕熱，更為瘴惱。如是陰晴、冷熱兩三次，那些禾苗中，就生出無數蟲來。請問那幾種？有個名色的麼？是：

螟，特，蠹，賊，蝗，蝻，蠶，名曰「八蠟」。有齧根者，有食葉者，有啖心者，有嚼苗者，有口贊節者。滿田之內，跳躍飛騰。百姓號哭遍野。

月君亟命取繡花針三千，送進宮內，盡吞入腹，用煉劍之法，在丹田內煉了十二個時辰。即傳百官赴闕，隨駕至上清觀行香。月君朝見玉帝，不服兇冕，仍用瑤台妝束。怎見得？

青絲重疊，儼若堆雲；素帶飄飄，宛然流電。婆羅葉，一片翠冠，並非高髻；海螺紋，雙簪白燕，不是低鬟。織女天衣，含萬道霞光繚繞；湘皇水珮，帶千春花氣氤氳。裙濯銀河之水，波痕猶在；履沾玉井之煙，花瓣如新。冰肌工骨，生來只有六銖輕；踏霧乘風，飛處無過三島遠。

是日不排鑾駕，只御小輦。滿釋奴、范飛娘乘馬為前導，素英、賽箕乘車隨後，文武大小官員皆扈從至上清觀闕下。月君下輦步入，升殿行九拜禮；百官在墀下陪拜。禮畢，月君出露台東隅，南向坐定，命滿釋奴於車中取出一湘妃竹方朱盒兒，令兩行文武揭看，認是何物。諸臣看遍，不敢輕對，唯周恕奏道：「看是五彩絲縷。但寸寸截斷，不識有何妙用？」月君道：「是絲也，卿等試探手取一把來。」周恕隨舒右手向盒內一抓，急得攢眉放下，五指多刺出血來，諸臣皆含著微笑。月君諭道：「此三千繡花針也，朕在丹田煉成如絲。能刺入咽喉，貫穿腸胃而死；若拋向百萬軍中，立時可殲。但有干天怒，必遭殛罰，永劫沉淪，不可兒戲。今唯用以殺戮害苗之蟲，一針可殺數千，三千神針，可殺無量恒河沙之蟲矣。朕志在救民，雖有譴責，亦所甘受。」諸臣等皆叩道，咸稱：「災者，民生劫數，天地不能自挽。仰賴帝師道力維持，即上帝好生之心也，與天合德，國家幸甚。」

月君乃步至院中，仰天一看，道：「必須高台，方可行法。」

隨在素英手中取過一幅五彩綵綃帕，望空一擲，雲騰霞湧，忽爾現出一座九仞危台。月君冉冉而升，立於台端，向南又拜九拜。素英雙手捧著朱盒，喝聲：「起！」那盒兒端端正正，懸空起在月君面前。遂將左手一齊抓下，向著四面八方，分勻灑去。彩絲萬道，如日芒射目，不能仰視。月君喝令：「神將隨著，俟蟲滅盡收繳。」那三千繡花針，都飛向各處有蟲的所在去了。

隨收了法術，諭令京尹高不危：「行文曉示百姓知悉，不消兩個時辰，諸蟲殺盡。然已經受災，也只好救得大半。」月君還宮之後，又下詔：「蠲免稅糧三分之一。」

至建文十一年正月朔，百官朝賀元旦，月君廷諭諸臣：「歷年災荒，今歲青黃不接，小民何以為生？卿等其數陳良策，以濟時艱。」大臣方欲奏時，早有弱冠六人，整整齊齊，同跪在丹陛下奏道：「臣等不揣無知，公具一疏，是為災荒的意，伏乞帝師聖鑒。」月君視之，卻是開設三科以來所取的進士，已經除授紫薇省學士之職：

一、殉國戶部尚書陳迪之子，名鶴山；一、殉國都御史茅大方之孫，名添生；一、殉節給事中黃鉞之子，名瓚；一、殉難青州教諭劉固之孫，名炎。即劉超之姪。以上四人，皆向在國學讀書，從前兩科及第，均授為侍讀及撰文學士之職。一、殉國漳郡教授陳思賢之子，名略；一、殉難漳郡庠生呂賢之弟，名儒。以上二人，同來應試，近科取中，已授侍講兼修史學士之職。

當下范飛娘接上疏章，月君披覽一過，是敬陳救荒等餉之末議事，大意說：朝鮮國歷歲大稔，斗米三分，可以各糴；又日本、紅毛、琉球諸國，豐富甲於海南，可以借餉。一則使之知聖天行宮已定，一則使之知燕逆覆巢有日，一則使之知帝師威靈無遠弗屆。將見諸蠻必相率來朝，奉表納貢，凜遵正朔。

其告糴借餉細事，奚待言哉？月君即以疏示諸大臣，並諭道：「凡殉難忠臣，皆天地之正氣，所以後嗣莫不英秀駿發。這疏大為有理。」大臣看畢，奏道：「但恐隔海遼遠，既不能應我之需；而且蠻性劣驘，又未必通遵我之令。古來班超、傅介子立功異域，豈可輕言？」高咸寧奏：「臣觀諸小學士，既能具疏，必能出使。海道雖遙，風順亦駛，似不必豫慮及此。」諸學士齊聲應道：「臣等實願身任使事，方敢具疏，豈有托諸空言的理？」大臣等又奏：「他國無妨。若日本倭奴，為我殲滅者十萬，彼既挾此大忿，恐難為使。」呂律進言道：「大臣所慮，豈不週至？然從來遐方荒服，不率王化，必經撻伐而後來庭。今以畏威之後，而示以懷柔之義，臣科倭酋稽顙向闕無疑者。」

月君道：「大臣老成持重，兩軍師果斷明決，諸學士又皆才氣超群，正宜使於四方。」遂面諭：呂儒、黃瓚為日本國使，陳鶴山、茅添生為紅毛國使，劉炎、陳略為琉球國使。又諭高咸寧道：「若朝鮮國使，非卿與全然不可，」咸寧遂與諸學士皆頓首遵命。時全然參軍登州，又加銜為黃門侍郎以重使事，自有該衙門行文去訖。到初六日，月君發下聖書，高咸寧、呂儒等接受了，拜辭闕廷，取路向登州進發。時日本國遣下海鯁船最為穩當，各天使揀了一隻，同出海洋，全憑南針所指而行。

餘皆按下，先說朝鮮，即高麗國也，在遼之南境，而遼左與山東隔海相對，路為至近，不幾日早到。高司馬、仝黃門隨下驛館，有通事人先來稟候，高咸寧朗聲曉諭道：「大明天子有詔，可速傳報國王出城來接。」通事疾忙報知國王。國王李鈞即刻排駕，率文武諸臣直到館驛，接了天朝詔書。高司馬、仝侍郎捧詔先行，國王與眾陪臣在後，至正殿上，開讀詔書。國王執圭，陪臣等皆執笏，跪聽。詔曰：「朕以元孫而承高廟之祚，正祖德洪麻、皇威遐暢之日，四海熙然，兆民胥悅。豈意庶孽跳樑，乘輿遷播。幸賴女真人帝師戮力勤王。旌旗所指，山嶽震疊，忠臣義士，向慕景從。今已定鼎濟南，不日歸膺大寶。掃清燕薊，翹足可待。只為邇來荒旱頻仍，蟲災洊至，暫釋兵戈，國餉雖日無虞，黎民間有菜色。聞爾朝鮮外邦，歷歲阜成，十文斗米，茲特遣正使少司馬高咸寧、副使黃門侍郎仝然，齎銀五千，易穀十萬。爾王素守臣恭，諒無遏糴之政；敦敦鄰誼，定懷將伯之心。誓指河山，永為藩輔。欽哉毋忽。建文十一年正月。」

宣讀詔書已畢。國王聽了，心甚疑惑，暫請天使出宿公廨。

次日，國王與廷臣先行商妥，然後請宴於正殿。讓二位天使南向而坐，王北面相陪，大臣四員從旁側席。樂奏三闕，酒行九巡，有王之宗室李煌，素有威望，先啟問曰：「舊年詔到稱永樂七年，今歲聖書稱建文十一年，中國其有二主乎？」高咸寧早已料有舌戰之事，朗然答道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，聖人之言也。然時有互變，勢有相扼，則九州之內，常有數王，豈止二主？然雖有數主，而其實則一王也。如週末有七國而夫子尊周，漢末三分而朱子王蜀。歷代皆有正統，餘則為閏。若同姓相爭，如梁元帝之

與湘東王，其為王為寇，事跡甚明，安在為二王也？」又一臣曰魏宣，向稱博瞻而有才辯，接口應道：「天使高論，自合至理。但為寇為王，皆實有其主。今則徒設虛位，而謂之曰帝，下民何所瞻仰？青史何所考證乎？」咸寧厲聲對曰：「此無君之言也！唐中宗播遷在外，《綱目》大書某年帝在某處，此時連虛位皆無，何晦庵以行在與之？爾之言，真無君者也。」魏宣愧赧不能答。

國王見二臣已屈，莫有啟齒者，乃從容豫色而言曰：「從來乾剛坤順，陽長陰消。中國興復帝位，豈無幹旋造化之男子，而以一婦人為帝師乎？寡人不解，敢以相問？」高咸寧正容對曰：「周家肇基王跡，推本姜源；文王政行江漢，首化關雎；武王亂臣，邑姜亦在其內。故孔子曰：『有婦人焉。』推之二氏，則大士為諸佛之師，玄女為天仙之長，斗姥為列宿之尊，即漢之班昭，尚且為六宮之師，何況天朝帝師，道統三才，德崇千劫者乎？」全然大聲抗言曰：「朝鮮國王聽者，若論我帝師之道，則上媿唐虞；帝師之德，則遠俟鄒魯；兵法陣略，雖孫、吳、管、葛，僅堪為弟子；文章詩賦，即李、杜、歐、蘇，不足當衙官。至於神通廣大，能使乾旋坤轉，海立山飛，呼氣而日月倒行。揮手而蛟龍遁伏，真開闢以來無上之神聖。豈以人世之帝師為榮？不過欲復建文之位，申大義於千秋耳。今不佞觀國王氣色，於三日內半夜，後宮當有火災，燒死宮女兩名，焚毀宮殿廿間。幸得王之愛妃福大，火得以熄，而反有大喜之兆。如此等事，我帝師於萬里之外，慧照所及，皆已豫知也。」

國王矍然，心中半信半疑。沉吟了一會，高咸寧、全然遂辭謝而出。

國王李鈞謀於群臣，皆言：「俟三日後，其言不驗，彼自羞慚，臣等可以折服他矣。」國王即下令後宮：「三日之內，夜間不許點燈，西刻便睡。違者斬首。」到第三夜，國王幸愛妃鳳氏宮內，秉燭清談，竟欲坐至五更，看火災何自而起。到了亥刻，覺神思有些困倦，乃呼小監取本日奏章來看。只有二疏，片時間完，寫了批語，心中私喜道：已過半夜了。隨手揭下疏尾浮籤，愛妃取來向燭煤上毀之，霍地捲起，飛到梁間，拉拉雜雜的燒將起來。頃刻，烈焰轟天，風火交織。國王抱了愛妃，疾忙奔出。火勢大了，宮中沸亂。內監人等只顧得引了后妃逃避，沒有個來救火的。直燒到西邊一宮，忽有紅光衝起，火勢遂滅。原來此宮是國王第二個愛妃金氏所居，正在分娩。因地一聲，宮人隨報火已熄了，金氏大喜。一者世子原是一國之主，福量也大；二者被臨盆血腥一衝，無論天仙神將，沾著些氣味就不得復歸班位，所以火神遁去。內監報知國王，國王又驚又喜。

時百官聞宮中失火，皆在外廷。天已將明，國王隨命排駕，親到天使公廨；高司馬、全黃門疾忙出迎。國王握了全然之手，太息道：「先生真神人也！前言一些不謬。且喜後宮得子，敢請天使屈留三日，過了湯餅會，寡人親送起身。」說完，匆匆忙忙的回宮去了。咸寧等到免不得一番慶賀。國王邀請湯餅宴，後又復設宴送行。五千白金釐毫不收，輸穀十萬石，差人隨天使送至登州交割。先附謝表一道，仍約到來歲進貢。咸寧等謝別了國王，共是十一個海船，乘著風便，星夜進發。二月初旬，已到登郡，打發來使自回，遂到濟南復命，把前事備奏一番。

月君慰勞道：「可謂不辱君命。」遂下敕旨：「將十萬穀石，只揀有災地方，委員發賑。」黎民歡聲載道，漸有起色。

不意五、六月間，瘟疫大行。凡患者昏昏冥冥，但覺頭腦脹悶，旋加大門，少則七日，多則九日，裂出黃水而死。京尹高不危亟為奏聞。月君與鮑、曼二師商議，曼尼道：「鮑道長向有靈艾，一灸即愈，何不取來普施？」鮑師道：「你又來了！我那靈艾，只治外症，不治內疾，亦且沒有得存了。」曼尼說：「我知道畢竟是龍女有恙，然後肯授與人去醫好了，成為夫婦，可以索謝。如今是窮百姓。便捨不得哩。」鮑師道：「這個老尼，害失心瘋了，倒在光頭上燒一炷兒，先治你一治。」劍仙等皆笑。

忽女金剛傳進京尹高不危密疏，言「有一道姑曰何來女，身穿棕蓑衣，手持小金剪，在市井游衍。見患疫病者，隨剪棕針與之，不過寸許。初病止用一莖，病至五、六日者，亦止三莖，煎湯服下，遍身汗出而愈。今現止於臣府衙門之前，小民來求棕針者，不可以數」云云。月君道：「異哉！何來此仙真也？」忽又傳進呂軍師摺奏，亦言「何來女治疫神效，百姓都說是帝師化身，來救我們性命，要向闕下叩謝」云云。月君謂鮑、曼二師曰：「此仙真隱匿姓名，致使庶民歸德於我，豈可貪天之功以為己力？即當親往謝之。」鮑師道：「且緩，彼必變化而來，待我也變化而去，看他一看，確是何仙，先為帝師致意，然後去謝，何如？」月君道：「如此，就煩師太太一行。」

鮑姑即變了個老婆子，隱出宮門，走至府前，見無數人圍繞著一個老婆子，紛紛擾擾，在那裡求取棕針。給了的，都跪在地，口呼帝師聖號，磕頭而去。鮑姑遂鑽入人叢中，注目一看，認得是何仙姑化身。那道姑一見老婆子，也識得是鮑仙姑，即化道清風而去。只留下竹杖一根，插在地內，頂上掛著棕蓑衣並小金剪，中間懸著一扇紙牌，上寫著：「何來女治大頭瘟。」

眾人不見了道姑，都埋怨著老婆子，說是他身上醜賤，衝犯了。

有的就去搶這件棕蓑衣，只離著半尺許，再也抓不著；有的就去拔這竹杖，恰似有根長在地下的，莫想動得分毫；又有人抬著桌兒、凳兒，爬上去取蓑衣時，那竹杖就長有數丈來高。鮑姑道：「列位不用胡鬧，待我來取。」就將竹竿輕輕一拔，擔在肩上便走。眾人一齊拉定，忽然連這老婆子也不見了。這些眾百姓個個暴跳，急得沒法，各自怨恨走散。

鮑姑一逕回到宮中，將情由細說了。月君道：「仙姑是何意思？」鮑姑道：「仙真濟世，只是自行一點慈悲，以挽太和之氣，而治上帝之心。若使人知道姓字，與凡夫之沽名釣譽者何異？所以化身而來，被我識破，即斂跡而去也。」曼尼道：「你看他句句含著譏消，說帝師為國為民，四海皆知，是沽名釣譽哩。」月君大笑道：「我在塵寰，未能免俗，卿復爾爾。今日請教，既有棕蓑衣，作何救人？」鮑姑道：「我有妙法。但要老曼尼也學得何仙姑。隱姓潛名，便可做得來。」曼尼道：「他也只隱得名，不曾隱姓；我這尼字是本等去不了的。」鮑姑笑道：「這就稱做駝來尼罷。」月君也笑道：「我知道師太太之意，要化作何來女一般形像，去完此功行。」鮑姑道：「然也。還有說焉，這個大頭瘟傳染得遠，我意須得轟轟娘、公孫大娘、素英、寒簧與我，分行五郡，是不用變化的；唯帝都之內，百姓已經識認仙姑，請曼師變了他的狀貌，到各街坊去救濟方好。」曼師道：「好來難我，我不曾見他形狀，怎樣的變來？」

月君道：「本城是要師太太去完局的。」鮑姑道：「我若不難他一難，就到別處，也要自己露出光頭，不肯變相哩。」月君道：「棕蓑衣只有一件，如何分得各府？」鮑姑道：「剪做六塊就是。」素英即取剪刀剪時，竟是鐵針一般，那裡剪得動一根？

曼尼向著鮑姑道：「我看你嘴舌近來倒強。」就一手把竹竿上掛著的小金剪，取來一剪，便剪了數根下來。月君道：「且不要剪壞。安得六把剪刀，分與各人呢？」曼師道：「我的法子，比鮑老媒好些。竟剪下棕針來，把錦囊盛著，懸之行竿便是。

若剪做六塊，像什麼樣？」鮑姑笑道：「倒底魔尼有些賊智。」

於是揀取五根竹竿，把棕蓑細細剪來，貯以龍女綉函；又照樣寫何來女紙牌五面，一並懸諸竿上。鮑姑取了剪剩的棕蓑，與原竹竿並小金剪，變作何來女的容貌。曼尼道：「如何恁樣醜看？待我變個俊俏些的。」卻就變了真何仙姑的法相。曼尼向兗州，隱娘向登州，公孫大娘向萊州，素英向青州，寒簧向東昌，鮑姑是濟南本郡。月君道：「我尚有數句話兒，是要表明何仙姑救世的意思。」遂援筆疾書一偈云：

何仙姑，何仙姑，棕蓑倒著下蓬壺，剪盡千絲與萬縷，齊人縮了大頭顱。

月君各與了一紙，云：「待治病完日，可從半空丟下，無使世人歸功於我也。」曼師等各別了月君，用五遁法出富而去。

只說鮑姑返向南關外進城，眾人見了，踴躍歡忻，個個來求靈蓑，就是沒病的，也要求兩莖去作預備。鮑姑直言道：「我看大眾將來要傳染者，我方與之。」霎時間，或已病者，或未病者，就剪下了好些棕針，其求而不給者，倒放心是不害瘟疫的，也自喜之不勝。隨又到府前及各衙門首站立一回，不兩日而合城已遍。乃拋下柬帖一紙，百姓看了，卻又猜是帝師造何仙姑特地來救他們的，家家設了寶位，祝誦聖號，焚香頂禮，無異名公巨卿，請人屬文而返受美名，與捉筆的全無干涉。鮑師又到四鄉村堡普施後，巡歷各州縣地方，察瘟疫重者先去救濟。每到一處，必照樣留下簡帖一紙。越欲表明仙姑道行，百姓越越歸功於帝師，不必說了。直至兩月有餘，方得周遍，瘟氣全消。蓑針已自剪盡，只剩得領邊尺許的樁兒，擔在肩上，取路而回。不意中，竹竿平空擊去，鮑姑仰首一看，卻是何仙姑在雲端拱手說道：「殘蓑合應見還。」鮑姑疾忙升起空中，欲為帝師致謝，仙姑化道金光，逕飛向海東而

去。只憐夫重疊災氛，用著幾許神通才掃盡；可笑他紛壇將卒，仗了些微知勇陡侵來。端的在下回。